

论文学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014038659

I206-53

36

论文学

徐复观全集



九州出版社

I206-53
36



北航

C17261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文学 / 徐复观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12

(徐复观全集)

ISBN 978-7-5108-25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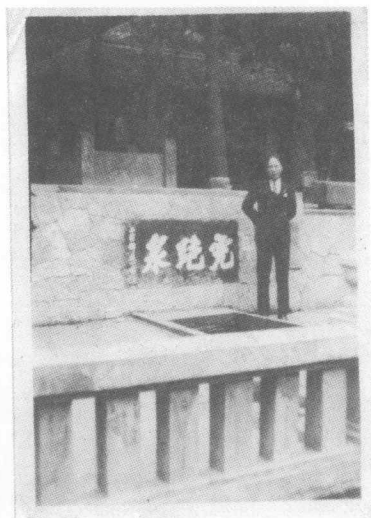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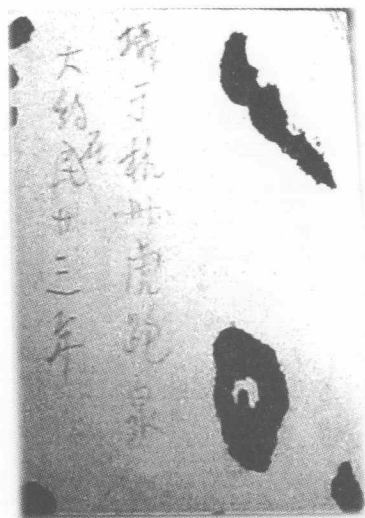
I. ①论…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32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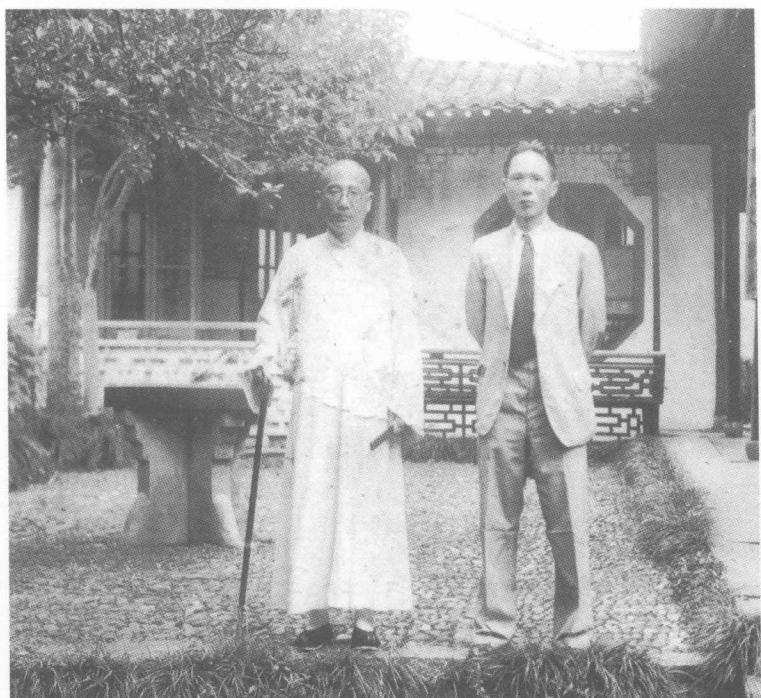
论文学

作 者	徐复观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6 开
插页印张	0.5
印 张	15.25
字 数	17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47-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复观先生



徐复观先生（右）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 六、《中国文学论集》
- 七、《两汉思想史》(一)
- 八、《两汉思想史》(二)
- 九、《两汉思想史》(三)
-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

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十四、《论智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

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湾。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海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 郭齐勇 谨志
薛顺雄 徐武军

目 录

按语：《论陈含光的诗与文艺奖金》.....	1
按语：《从小、大雅看上古时代的言论自由》.....	5
与梁嘉彬先生商讨唐施肩吾的一首诗的解释.....	6
与梁嘉彬先生的再商榷.....	19
一 我为什么要“班门弄斧”.....	19
二 梁先生对我《商讨》一文的答复函及我的再商讨.....	21
三 梁先生对拙文《商讨》的质问及我的答复.....	31
中国文学的选、注、译等问题——梁选《古今文选》序.....	36
答虞君质教授.....	40
文体观念的复活——再答虞君质教授.....	53
弗洛伊德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72
泛论报纸小说.....	76
台北的文艺争论.....	80
偶读偶记.....	84
永恒的幻想.....	90
略评《中国新文学大系统编编选计划》.....	94
回给王云五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有关中山文化学术基金董事会的审查水准问题.....	98

文学与政治	111
与许冠三谈翻译和中文法定	119
言行之间	123
读周策纵教授《论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书后	127
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	137
论“抽样”之不可靠——曹颀的笔迹与《乾隆甲戌脂砚斋 重评石头记》的钞者问题	140
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	144
从何写起	162
老觉淡妆差有味	164
曹颀奏折的诸问题（附补记）	166
从怪异小说看时代	173
答杨牧问文学书	177
扬雄待诏承明之庭的年代问题——敬答施之勉先生	180
读冯至《论洋为中用》	184
漫谈中共第四届文代会	192
读艾青《新诗应该受到检验》	196
文艺与政治——由《七十年代》两篇文章所引起的思考	201
读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	205
文艺创作自由的联想——翟志成《中共文艺政策研究》序	222
证明生命力在挣扎中存续	222
周公对后世提出的三大启发性指示	223
为整个民族的命运悲	226
诗文汇编	228

按语：《论陈含光的诗与文艺奖金》^①

编者按语：

我不是诗人，和陈含光先生无一面之缘；同时平生对于无法过问的东西，只要是对国家社会的关系不太大，便从来不为这些东西去白费脑筋，所以在我的脑筋里面根本没有学术奖金这类的问题。但因读到马先生这篇大文，对于李辰冬先生清算陈含光先生一事，却想说几句话。

我想说话的动机，并不自今日始。在两三年以前，《自由人》上有位先生对王静安先生之死，大加攻击，因而牵涉到对王静安氏学术上的评价，当时我看后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对于一个人所作的人格上的批评，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尺度，即是某人作某种行为的目的，是否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假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在任何好名词掩护之下，这种行为对于他的人格决无所增加；假定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则纵使他的行为是愚蠢错误，只要不因此而损及他人的直接利益，则这种行为对他的人格并无所减损。一个人宁愿牺牲一己的生命，来贯彻他的所信，来填补他自己感情上的矛盾，和人生上的空虚；而这种牺牲，只作为自己

① 马抱甫著。

一个人的事，决无意拖累到社会；则这种死，纵然从时代上去作客观的衡量，而认其一无价值，甚至是一种错误，但就死者个人的立场看，他的灵魂是可由此而得到干净，得到超升的。我们虽可以从社会的立场，从时代的观点，对于这种死不加以鼓励，但总可与以同情的谅解；这即是中国俗语的“除死除走”的道理。更如何能牵涉到这个人在学问上的成就？因此，我看到拿王静安先生这种悲凉而干净的死，来作为射击王氏学术成就的箭镞，真觉得这种人是别有肺肠；若这种人居然以文艺作者自居，即他在文艺上的成就不难想见。

说到李辰冬先生拿“遗老自居”、“怀恋故国”、“反抗革命”、“仇视民国”这些政治口号来清算陈含光先生，除其中夹杂有二万元的奖金问题外，和某人之以政治观点来攻击王静安，在问题的本质上，并无二致。下面我就李先生的说法，稍述我的若干感想。

第一，一个诗人的感情，常常是因物起兴，情随境迁的。诗人所要表现的只是因某物而所兴起的当下感情；此种感情，并非与诗人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作文学批评的人，只应当批评他所抓住的当下感情，表现得够不够诗之所以为诗的水准，而不必由此当下感情的流露表现，便去推测他的行为，衡断他的人格。行为应当由行为本身去论定，人格应当由他整个人生去论定。譬如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读者只能由此诗而领略作者当时因桃花所引起的一副惆怅感情；假定有人因此而推断作者过去曾经在此处调戏良家妇女，有伤风化，硬要把作者送到警察署里面去，那岂不是大笑话？以陈含光先生的家世，遇着与他家世有关的对境，假定他无感物兴怀的题咏，那他才是块然无情之人，或者是深怀世故，别有用心之人，怎么还会成为

一个感情深厚纯朴的诗人呢？从行为上说，陈先生没有做满清的官，没有以遗老的身份去沾润一点余惠；八年陷敌，闭户坚守，没有与伪满通过丝毫声气；李先生从他感物兴怀的片断诗句中，罗织他是遗老，再由遗老而向下去推，这和抓住“桃花”、“人面”的作者硬说他是调戏良家妇女，有伤风化，有什么分别？

第二，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是因为他经常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经常用一颗纯洁的心来观照世界，常常感到世界的缺憾，因而发出补救缺憾的呼声。中国在二千年专制政治压迫之下，虽然此种呼声表现得过于曲折，过于微弱，但仅仅是歌功颂德之流决不能成为诗人，这大约也可得到一般人的共许。民国成立以来，可悲可痛的事象，不可以一二数；对许多可悲可痛的事象，若竟无一二诗人，由感发而形之篇什，这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情感已经枯竭了。至于对现实有所讽刺，并非即等于要推翻现实，并非即是要造反。《诗》变风、变雅中，很露骨的讽刺现实，甚至于是咒骂现实的诗，不在少数；孔子删《诗》，都要把这一类的录而存之，使人便于讽诵，这种精神上的奖励，未必轻于物质上的奖励。由此，可知李先生对陈先生所罗织的“反抗民国”等罪名，是没有丝毫的根据；这种用心和手法，是不够光明正大，有伤李先生自己的人格。况且论学术，本不应和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假定学术审议会诸公，意识到陈含光先生在诗中对民国，甚至是对现政府有不少的批评，而依然根据学术的成就，把奖金送给陈先生，这适足以证明现政府诸公的伟大，而李先生的挑拨，更近于无聊了。

第三，就文艺的本身说，我平时没有读过陈先生的诗，此次因马君之文，因而找到陈先生《论诗绝句》二十首急读一过，深

感即此《论诗绝句》，已经够得上得奖金而无愧。因为严格地说，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诗论”。而陈先生在《论诗绝句》中，对诗的本质，了解得深切，表达得明白，为前人所未有，可以此为奠立中国诗论的基础。我试引下面一段话以资证明：

哀乐是情，是非分别是意。情与意常相生而绝非一物。诗家之要，即用情不用意耳。人以哀乐不得已而有啼笑，亦以哀乐不得已而后有诗。质言之，即诗者所以表啼笑也。太史公改“诗言志”为“诗言意”，又言“诗以达意”，此实颇误后人，因此遂谓作诗首贵立意。夫立意者，文之事也，诗则一涉意，即不佳矣。

情与意之别，乃千古卓识。又自序中谓“来台后倡诗人合一之论”，此与法人 Buffon (1707—1788) “文章即是人的本身”(Le style l'homme meme) 的名言，不谋而合，此非得诗文三昧者决不能道出。李先生治中国文学史，只简单用“仕”和“隐”的两个外缘条件来区别我国二千多年的文学，还未达到走进文学自身里面去以区别文学的阶段，所以不能了解陈先生在诗论方面的造诣，而只想到两万元身上去，以致多此一段纠葛，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四月十九日编者于灯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民主评论》第八卷第九期

按语：《从小、大雅看上古时代的言论自由》^①

按：中国文化，因二千年专制政治之压迫而变形，而萎缩，文学自非例外。阮籍之《咏怀》诗，今日吾辈读来，只能接触其一副悲凉激越的感情，至各首内容，则多半近于猜哑谜，这只是在政治压迫下，不得已而出此，并非诗之本身作法，非如此不可也。后人误解温柔敦厚之旨，以猜哑谜式之表现方法为诗法之正宗，直至现在，犹奉为圭臬而不知改，此与女人开始被男人压迫缠足，后来反以缠足为爱美之天性，有何分别？所以今日之诗，恐非新旧的问题，而是如何将由专制政治所变形之表现方法，一洗旧染之污，使所谓诗人者敢面对现实，以适合于自己之气质者发抒其感情的问题。《三百篇》不仅为我国诗歌之源，且为我国诗歌之正宗。盖此为未变形以前之本来面目也。就《三百篇》之体制，以指出猜哑谜式之表现技巧，本非我国诗之本色，今日应在自由精神鼓荡之下，重新加以熔铸改建，顾以忙迫未能执笔。刘君此文，指述《三百篇》中许多诗人之批判精神及表现方法，明白畅达，可为欲了解诗歌本源者之一助，与余意有相合者，可谓好学深思之士也矣。

徐复观谨志 五八年三月二十日于东大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民主评论》第九卷第九期

^① 刘秋潮著。

与梁嘉彬先生商讨唐施肩吾的一首诗的解释

梁嘉彬先生，是研究中国东南岛屿的专家；因为《隋书·东夷传》“流求国”条的流求，有人说这是今日的台湾；有人则说即是今日的琉球，而梁先生正是后一主张中的健将，曾为此发表了不少字数的文章。我对这一问题，平日既不曾留心，且很信服梁先生文史分途、学文学的人不会懂史学的主张，对于“专家”间的争论，是不敢赞一词的。但关于梁先生在论证中对唐施肩吾一首诗的解释，因关系到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所以想提出来略作商讨，希望梁先生指教。

梁先生在《论〈隋书〉流求与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见》（以后简称“原文”，见《学术季刊》六卷三期）大文的注释十中说：

清《台湾县志》及《澎湖厅志·艺文》内，又曾收唐施肩吾《题澎湖屿》一诗，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连雅堂又据以入之于《台湾通史》中，且谓施肩吾挈家来澎湖列岛。后之作者更有据连氏此说而更加渲染，谓施氏曾率族来台。笔者核查施肩吾此诗，原题名“岛夷行”，系见收于《全唐

诗》第八函第二册中，其最早则系收在施肩吾之《西山集》内，列于《西山静中吟》一诗之次，不知何故被《澎湖厅志》改题为“题澎湖屿”也。……笔者自张瑞京表叔处借读该《西山集》，自首至尾，多咏儿女私情，及平康女色，淫靡纤巧，固可睹其绝无雄心为海外扶余；而澎湖各岛，平坦无甚奇景，素有多风岛之称，亦当非施肩吾所愿卜居终隐之仙灵窟宅。……再查清《嘉庆一统志·南昌府古迹》云，施肩吾石室，在新建县西。……是肩吾志隐鄱阳湖（澎湖）侧之西山，信而有征。或者其诗原有小注“题澎湖屿”字样，遂又被后人误为题台湾之澎湖。才子作诗，但求神韵之佳妙；在其心目中，“海边”与“湖边”无别，“咸水”与“浊水”无殊（原注：以声韵故），因“彭蠡”一名，出于《禹贡》，而《禹贡》有“岛夷”之语，肩吾遂称彭蠡之民为岛夷。即唐柳宗元亦称广西柳江为“海”，称湖南永州之民为“夷”矣（原注：肩吾各诗有以长江称海之例……）。至于“鬼市”一词，今人每有误解作“海市蜃楼”者，实则未合古人观念，尤不合仙家观念，谓“海市”为“神市”尚可，谓为“鬼市”则绝无。而“腥臊海边”，更不能形容海市蜃楼。笔者谨按，鬼市一词，为唐人惯用，为黑市，秘密贸易之义。……唐代澎湖群岛，人市尚且无之，安得有鬼市！若有人，则肩吾不致怪其居处无乡里；若无人，则岂尚有生犀？独不知修台湾及澎湖志者，何所据而收此诗入《艺文》也。嗟乎！有学者常为无学者所欺，岂不信欤？（原文十三至十四页）